

台湾

幽默

散文

夏元瑜幽默散文赏析

析丛

之四

雷锐 黄高潮

苏锡新 向丹



夏元瑜幽默散文赏析

台湾幽默散文析丛之四

(桂)新登字03号

夏元瑜幽默散文赏析

雷锐 编著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159—1号)

邮政编码: 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语文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960 1/32 印张7.75 插页 字数135,000

1993年3月第1版 1993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5,000册

ISBN 7-5407-1107-8/I·774

定价: 4.10元

论夏元瑜散文的幽默特色

（代序）

政治隔膜的影响，自然导致文坛认识的陌生。当夏元瑜1977年列入台湾畅销作家之中时，大陆文坛尚不知这位号称“老盖仙”的散文作家何许人也。十几年过去了，夏元瑜已经名噪台岛，“幽默大师”的美誉不胫而走，大陆上对这位作家仍然知之不多。然而，扫视当今台湾以幽默特色著称的作家，夏元瑜实在应该推到前几名之中。忽略他的存在，不管是无心也好，疏忽也好，都是令人遗憾的。我们这套台湾幽默散文析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更应着眼于读者较为陌生的作家作品。至于某些大家早已习见常闻、各出版社翻印其作品数量极大的作家（如林语堂）作品，我们不妨将他们稍稍放后。这一点，相信读者们是可以理解的。

夏元瑜，浙江杭州人。1913年出生于北京。父亲是前清翰林出身，著名历史学家夏曾佑先生。夏

元瑜小学就读于北京高等师范附属小学，毕业后考入北京师大附中，继而考入北平师大生物系。以优异成绩毕业，受聘于中央研究院北平分院动植物研究所，任助理，负责管附属的动物园。工作期间，制作了大量动物标本。曾到日本留学。1947年底，夏元瑜到台湾新竹，任公务员。后辞去公职，专心做标本教具，成为著名动物标本制作专家；又在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兼课，教授舞台语言和其他戏剧课程。夏元瑜写作散文时间较晚，据说从1973年开始，其时他已年近60。最初是应朋友之约稿，纯然出于游戏。殊不知反应极佳，于是一发不可收拾，接连写下来。至今他已出版了散文集《老生闲谈》、《以蟑螂为师》、《谈笑文章》、《青山兽迹》、《万马奔腾》、《流星雨》、《生花笔》、《百代封侯》、《梦里乾坤》、《现代人的接触》等十几种，写作已成了他的主要职业，而文名也遍及台湾和东南亚，在台湾当代散文中颇有影响。

台湾文坛将夏元瑜列为幽默大师并不奇怪。他的作品大都以幽默笔调出之。开篇之始，即令人忍俊不禁；三句五句之后，又是使人一噱。那种机智的微笑，一直荡漾在字里行间，直至终卷。如果说许多作家的作品都有幽默气味浓淡明显不同的情况的话，夏元瑜的散文则几乎篇篇都洋溢着幽默的情调。要区分它们之中到底哪篇更为可笑，有时实在不大容易。本书选择的20来篇散文，只是笔者偏爱

所至，加上手头夏元瑜的作品不全，遗珠之憾更加明显。但无论如何，我们还是先将这位多年来大陆文坛一直比较陌生的“老盖仙”的音容笑貌推荐给读者，以后有机会再慢慢欣赏其全部创作，获得更全面的了解。

不同的幽默作家，其作品有不同的幽默色调。夏元瑜散文的幽默，表现出一种雅俗相溶的风格。

从事于自然科学研究，作为一个颇为著名的动物学家，夏元瑜的作品非常自然地大量取材于自然、历史：秦始皇的陵墓，武则天的轶史，中国的外籍兵团，郭解宋江的侠名，老虎的生活习性，熊猫的物种特点，妖魔鬼怪的由来，各种宗教的教义……古今中外，天上地下，大至宇宙无限，小至细胞的分裂繁殖，杂至死人出丧下葬，博至马车汽车的变迁……读夏元瑜的散文，你首先被吸引的是它们内容的丰富性，而幽默的芳香也正是自自然然地从这些知识中散发出来。《秦皇官苑》从篇名即可知其内容要介绍秦始皇的宫殿花园，可文章的开头却十分巧妙。它亲切地招呼读者，在夏天的夜里仰头星空；然后假定一个与地球相距“极近”（“只有13962.3亿英里”）的邻居星球。这位邻居接受我们发出的一个光信号，要2197年。反过来，那位邻居用极强的望远镜“今时今刻向地球上望。焦点正对着中国陕西省的渭水平原，恰好看见秦始皇并吞六国之后，在那一带大兴土木”。先别说秦皇官苑的

内容就这样别致地引了出来，单说那星际距离的知识叙述，就会令我们极为兴趣，而且产生疑问：那位邻居行星“今时今刻”用望远镜向我们张望，按理该是2197年以后才见到地球的信号，何以反倒退回去呢？原来，那光信号早就发出去了。假设秦王当年日夜施工，火光烛天，那信号发向周围太空，2197年后始达那个邻居星球，岂不就是“今时今刻”才见到？换一下思维角度，马上想通这点，你会被作者机智幽默的表述引出会心的微笑。载着读者，在知识的湖泊上遨游，同时用幽默的桨划着湖面，让水上漾起阵阵笑的波纹，这样的写法是夏元瑜常用的。《马国春秋》介绍的是马的进化历史，文章从“六千三百万年前”写起，原先只是“松林中有一种小兽”，可是“别瞧它没有什么出息，可是子孙越来越大”。这就带上了幽默笔调。而“三万年前”，欧洲野马很多，那时人们“拿它当饭，天天大煎马排”。也是明显的幽默笔法。其余像《千年神猫考》不仅上溯我国夏商周，更旁涉古埃及。既谈猫在各国的变化，也谈狮子、鳄鱼、狒狒的力量。因为母猫善于诱惑公猫，为她“争风吃醋”，“故而登上了神位，主持快乐，和爱情。”“至于公猫当然无此福分。”这里分明有着对“神”的“不敬”和调侃。连那“主持快乐，和爱情”的“快乐”，以及这么个短句还要停顿一下，才接上“和爱情”的几个字，也别出心裁，使之带

上故作使人注意而隐隐的猥亵味道，令人发笑。夏元瑜的每本散文集，都附有几十幅照片，配合文字内容，增加知识的丰富。这种“癖好”在作家之中不多。也许是动物学家专业带来的习惯，从而增加了文章的趣味。总之，在夏元瑜笔下，知识的花朵开得五光十色，而幽默的芬芳，也时时从中飘散出来。

寓笑料于知识的介绍之中，并不只是一般的轻松逗趣，这些笑料中或多或少都蕴藏着思想和智慧。夏元瑜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说过，自己作文要“把有益于人的学识和思想在‘谈笑文章’里传达到人心中去”。（佩玲人：《遇仙记》）在《赌胆包天》里，夏元瑜没有对赌博的危害作义正词严的斥责，却幽默地这样说出赌博的不良下场：“有家财万贯的孝子贤孙如此搞搞，倒无所谓，替老人散散聚敛之物，未尝不是促进货币流通之道，也是为前人赎罪于地下之举。”不但讽刺了赌徒们的不孝，也顺乎讥刺了他们的先人——如果生前积德，教子有方，何以后代如此不肖？《泽及禽兽》中愤懑于随意残害动物的行为，语言中常带火气，然而为了说理，也仍然不失幽默。如讲到捕杀野兽是因其肉“有‘补’于人体”，作者即以己为例，尽管因做动物标本吃过不少兽肉，却不见什么“补”：“连吃了几天老虎肉我也没增加一分的气力，大狼狗吃了一整条的新鲜鹿鞭，也不见它有何异象。”老

虎不是力大威猛著称吗？吃了它的肉并不见臂力陡涨。传说鹿的繁殖力极强，大狼狗吃了它的生殖器并无“异象”。这“异象”便是幽默地暗示动物的发情。可知滥杀生物的“理由”多么站不住脚！

“破坏了自然的均衡，并不是人类的幸福，农林、渔业全受影响”的道理也就自然隐含其中了。

夏元瑜颇为明白幽默的要义。他在评外国人奥克斯勒的著作《生命的智慧》时就写道：“最可爱的是这本书中每个短篇全有些含义，幽默之中带点人生哲理，跟老夫的性质十分相合。”他确实力求在幽默中挖掘出某些人生哲理，以有益于世人，特别是青年。《漫谈“另一半儿”》中写到许多夫妇和美的榜样，也写了不少双方勃谿的例子，旁征博引，笑料横生，给人收益启发不少。在谈到维持婚姻持久之道时，夏元瑜指出夫妇之间首先要“顺眼”、“诚实”，再就是“和平”——不发脾气、不吵架。被太太骂了、打了，都装着没事。男子汉，这样做岂非太窝囊了吗？于是有人便将事情推到极端：她如果气极了朝你脑门上一手枪怎么办？作者答：“那还不容易，装没死，也就算了。你要是额前开了个洞，脑浆外流，照常在家里走来走去，她从此敢再发威才怪。”这种情景确实使人毛骨悚然，然而却永远不会发生：即使有盛怒之下开枪之举，也无死人流着脑浆在家中走来走去之况。这幅血淋淋的幽默正是隐含着夫妻应该互敬互爱、

互谅互让的哲理。这点生活的道理说来容易做起来难，于是夏元瑜就将它推到极端，在虚惊一场中取得松弛的幽默效果。夏元瑜不止一次地说过：“文章一定要幽默之中带上学问。”（周安仪：《卖谈谐的作家》）《新与旧》从父亲与儿子的女朋友审美眼光不同，差点拆散一场婚姻说起，列举了许多例子，幽默地说明了“对”与“错”、“新”与“旧”都是相对而言的。“今天的落伍就是昨天的时髦，今天的时髦也就是明天的落伍。”每一个人都不要固执己见，强加于人，也不要以穿着取人，父辈尤其不要干涉子辈。夏元瑜写这篇文章时已经60岁出头，却非常豁达地表现出极为开放的眼光，真是难得。因此，人们在看到文章末了，作者胡扯什么“南瞻部洲有位盖仙老祖，评论世事云：‘新即是旧，旧即是新，俗士无知，枉是劳心’”，忍不住粲然一笑时，却也深深明白了作者所阐明的道理。难怪读者们读了夏元瑜的文章后，总有这样的感觉：“他的幽默文章除给读者带来欢乐外，每深含真理和知识。”（吴琼埭：《老盖仙》）

黑格尔在《美学》（第二卷）中曾指出：“真正的幽默，要有深刻而丰富的精神基础”，“于无足轻重的东西之中见出高度的深刻的意义”，从而“放出精神的火花”。这是把握到幽默的精髓之谈，也是幽默区别于一般的滑稽、玩笑之处。夏元瑜十分明白幽默不能流于肤浅，“天天说一篇无聊

的笑话，也能得到大家的欢乐，然而一点内容也没有”，于读者无真正益处。（周安仪：《卖诙谐的作家》）他还为自己立下几条规矩：“不写陈年往事，恋爱文章，棉花糖文章，那种文章，没啥意思。”（吴琼埭：《老盖仙》）所谓“陈年往事”，大概是指生活中已过去的陈芝麻烂谷子之类无多少教育意义的琐事；“恋爱文章”也并非一点不涉及两性的爱悦，而是反对那些甜情蜜语腻俗不堪的内容；“棉花糖文章”当是指将一点小事吹得松松泡泡无限大，无实质内容。总之，夏元瑜要求自己的文章充实，有可给读者的东西，轻松固然需要，毕竟是第二位的。他利用自己知识丰富的长处，在知识的介绍中时时点缀以幽默的花朵，使知识的趣味更加浓郁，而幽默的品格也因知识的丰富而带上雅正的特点。这是夏元瑜散文中的幽默使文化层次较高的人乃至高级知识分子也报以会心微笑的原因所在。

然而，并非只有相当文化水平的人才喜欢读夏元瑜的散文，“他的读者遍及各个阶层，学生、教师、司机、工人、家庭主妇……大家都爱读”。他出的书有的曾畅销到出版一周即被抢购一空的盛况。这说明夏元瑜的散文有着适合大众口味的特点。他常常在书中以“老盖仙”或“盖世仙翁”的弟子身份出现。一个“盖”字，就极其通俗地画出了这位作家的散文风格。民间对胡扯乱道、云

封雾罩、漫无边际、无事不晓的讲谈风格，即用此“盖”字来形容。当然，夏元瑜绝不是市井间的吹牛客，大话王，但他的文章中确实常见一些信口开河、迎合一般市民口味的笑料。《生花笔》的“楔子”写自己梦游文武二圣庙，见到了文圣孔子武圣关羽。那孔子迂腐而不失正直忠厚，尽管生活窘迫仍不愿到美国去办大学，也不为野丫头野小子到大成殿的供桌上“演双簧”而生气，甚至还生怕他们没带蚊香而被蚊咬。（这里暗含这些野鸳鸯们在情泛滥、不顾一切的幽默。）而关羽及其手下就变通多了。周仓穿上了青年装；关平上了英语补习班，准备到美国开武术馆赚钱；关公则迷上了现代武侠小说，以前因高血压的红脸今天因心神安泰变成了白脸。最后，关公为“我”找了一个混饭吃的职业：写稿。还赠了一支文昌帝君留在关庙的原子笔给“我”，那原子笔“五彩光芒”——这就是这部集子所以命名《生花笔》的由来。作者明显从“江郎才尽”的故事中得到启发，但作了大量虚构，大量的“盖”，胡诌乱道，文章东拉西扯，字数近达五千，幽默地暗讽了社会上许许多多不正常不公正的事。《名利论》开头从释迦牟尼诞生讲起，扯到金光老祖，再扯到盖世仙翁。如果说佛祖的身世仍有据可考的话，后两位神仙则全是作者“盖”出来的。特别是盖世仙翁那一套理论，居然是在“愁云山前，惨雾沼旁。默默跌坐在吊人树下，不饮不

食”“俄”出来的，更是明显的胡说八道。当然文章的观点自有其在理之处，这且不说，但那论证的文字、思路，全是“疯疯癫癫”、假假真真。如从“盖”字扯到洗手间的马桶盖，从有钱人死后易发臭扯到“我”善于剥皮做标本，从盖仙喝西洋参汤润喉扯到番薯签，从杀人易在新闻出名扯到作家爬格子……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内中并无联系或联系并不紧，也硬搭在一起。目的就是要引起笑。这一类笑声确实与滑稽、小丑插科打诨接近。毋须讳言，夏元瑜的幽默里也时时带着这种俗气。

还有，在夏元瑜的文章中，还常常将许多习惯上不登大雅之堂的描写、形容词、俗词俚语刻意用上，并不避忌下里巴人。如母亲教女儿“钓大鱼”；自己养一只九冠鸟只知学讲“他妈的”；北京俏皮话“砖头扔到公厕里——激起公忿（粪）”；酒醉洗泰国浴，“姐儿一搓，酒就许醒了”；雄性生物“虽入老境……体力衰退，可老而不安分”；“如果家有顽妻既要丈夫努力挣钱，而时刻怕他有越轨行动，那么最好把他骗了”；把男人“全骗了，也就绝不会再发生战乱”等等，不一而足。有些题材，也是为了迎合读者喜刺激的心理和性潜意识，如写女孩子打架、凶犯杀妻、古代惨刑等，很难免俗。在叙述人称上，夏元瑜常以“老夫”、“盖仙”出现，时而年过七十，时而年逾八旬，用一种老气横秋的口吻，摆出一种倚老卖老的架势，

给人的感受是一位带俗气的老头子在饶舌，即使胡说一通也无关紧要。这种腔调偶尔用之会给人新鲜感，多用则显得滥、俗。以上情况都可看出作者迎合时俗的用意。他未必真正喜欢这些做法，但考虑到不同读者层的口味，他这样做了，也习惯了。

夏元瑜的散文中有着重故事情节的特点。他往往爱用小说笔法写散文。《遇仙记》编造了自己几十年前在北京白云观“遇”上“盖世仙翁”，蒙他收为弟子的故事。情节有张有弛，悬念层层铺设，叙述有声有色，虽无激烈冲突，却有引人入胜的趣味。其中尤以写“我”渴望成仙、设法讨仙师欢心，以及盖世仙翁的言行，特别是幽默意味。而从盖仙的传授中，又幽默地道出了作者写文章的风格要旨：“在文章里一定要把幽默带到人间，就便散布点爱国种籽，也算得有益于社会。”上文所提的《生花笔·楔子》、《炒杂碎》、《笨贼记》、《万马奔腾》、《老虎告阴状》、《追猎大熊猫记》等等，小说的特点都很明显。中国传统的文学审美习惯，喜欢情节的编造和安排。这与中国人民身受几千年封建统治、文化水准不高有关：读书不如听书来得自由随意，积累既久，遂成传统。于是影响了散文中记人记事成份的加重。夏元瑜的散文集里，每一部都有几篇小说味特重的文章，并且喜欢用章回小说形式。加上上文提到的时时在书前佐以图片展示，使读者能更具体地接受自己的作品。

所有这些，实际上都反映了作者让自己的作品能更大众化的立意，从而也让他的幽默呈现出俗的特点来。

既雅且俗，夏元瑜散文中的幽默岂非四不像吗？不是的。作者基本上巧妙地将这二者较自然地融汇在一起。首先，他的幽默意境大都并不低俗媚俗。即令是一些稍嫌低俗的玩笑，都有着雅正的用心。像上文所提到的涉及性幽默的内容词语，也都甚有分寸。其实，性心理是人的普通心理，问题是理智的控制与调节程度如何罢了。按弗洛伊德学说，性幽默是发泄这类为社会伦理道德所禁忌的有关性欲思想的途径，这就是许多笑话包含着明显性欲和猥亵成份的原因。按照美国心理学家弗卢盖尔的解释，有关性欲的笑话常常有引诱听者的性质，就是说，好像要邀他一同到性欲的罪恶之渊参加性欲的犯规（美·克雷奇等：《心理学纲要》）。应该承认，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它指出了疏浚性心理的必要和对途径寻求的启发。夏元瑜散文中幽默的俗，虽一些内容也往这方面靠拢，却多是擦边而过，适可而止，从不逾矩，而目的也是为了某种健康的教益。这样，夏元瑜笔下的幽默，即令俗，也并非不雅，因为在俗味的玩笑中有雅的立意和雅的分寸。反过来，夏元瑜笔下的幽默，即使雅，也并非完全与俗泾渭分明。他叙述着宗教的由来，为大熊猫正名，谈中国的外籍兵团史，都用着比较严肃

方正的学术笔调，声称“中外记载不同的我只好采用那有根有据的”，还小心谨慎地要请生物学家、历史学家来指正。但谈常胜将军华尔、戈登的故事，才开头不久，即将“盖世仙翁传授我的三卷天书”扯出来，博人一粲。写大熊猫之始，提到自己学动物学，常见到铁栏杆后的动物，一不小心会被咬中，“轻则毁了皮鞋，重则断了脖子。虽全可缝接，但接后能用否却大有问题。”这些笔墨明显不是生物学论文的写法。可是读完全篇，你仍然要承认，这是一篇学术论文风格的散文。雅正的内容，插以轻松的笔调，将雅味的幽默与俗味的幽默交融起来。

为了将幽默中的雅俗特色相互融汇，夏元瑜还苦心孤诣地采用了不少方法。既有独出心裁的创造，也有对常用方法的改造。最常用的方法是比喻。一般来说，巧妙的比喻较易产生幽默感，但比喻有雅俗之分。要将它们之间的区别消融，很不容易。夏元瑜善于构造新鲜的比喻，在较为庄严的原义上横插一杠子，却又不失原来的含义，如《生花笔》“楔子”中关公不明白自己不过一介武夫，何以今天这么多做生意的人要来求他保佑，“我”则说：“帝君啊！您说对了，现在许多人正是要学您的这一手砍人之法。尤其是您的拖刀计。先是诈败，等于向上司百依百顺，对主顾或朋友百般承诺。等对方放心地跟来之后，他抽冷子猛然勒转马

头，大喝一声，手起刀落，斩将落马。等于把上司老板一脚踢开，或者是把朋友、主顾榨开，当然想求您保佑他的拖刀之计能成功。”做生意与会武艺，本无直接联系。作者却从大刀砍人引出去，将奸商们砍人（按：也称“宰人”，欺骗之意。）的恶行扯进来，再拉上无耻之徒们的反噬术，他们那无耻的嘴脸就活活画了出来。做生意要讲信义这样严肃的事，被关公拖刀计的典故横插一杠，产生了俗的笑料，而内中严肃的内蕴又未变，幽默的雅与俗之特点便结合了起来。这样的比喻在夏元瑜散文中是相当常见的。《时来运不转》写自己做发财梦，炒了一回股票，“买入时虽‘一泻千里’；卖了之后，却‘海水倒灌’上涨不已。后悔得我直想到野柳金山一带去跳海。”“一泻千里”、“海水倒灌”文字用成语格式出现，形式较雅，产生的幽默感也较雅；而紧接的“跳海”之念则较俗，如小丑表演。但前后均以海为喻，海水则“沟通”了那雅俗之间的幽默感。我们注意到夏元瑜的比喻大都不似常见的方式那么短小：××像××，××是××，喻体和本体直接出现。夏元瑜的比喻喜欢将喻体加以渲染、描述，让读者不但从其外形，还从其内涵、外延体会到新的趣味。这就给他接通幽默的雅俗提供了腾挪的地方。

夏元瑜调和幽默雅俗的常用方法还有荒诞。荒诞也是前文所说他“盖”的主要工具。这种手法往